

GONG QING

楼台宫阙，情锁红颜；万里江山，为君痴狂。
当芳华渐老，聚散匆匆，
能留住的仅仅只是一段飘忽的记忆……
美女作家杨冬儿三年呕心沥血之作，
唯美的文字，细腻的情感带你穿越时空，
沉沦在一段爱恨缠绵，委婉凄切的爱情故事之中。

宫情

杨冬儿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冬儿，本名杨南玲，汕头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历史、极爱唐诗宋韵，擅长歌赋。在人群中，是个安静的金牛座女子。在自我境界中，是个渴望着征服自己内心世界的金牛座女人。最新畅销古典诗词《戏里戏外看甄嬛品古诗词的意境》已出版上市，愿有生之年以笔写尽人间事。



出版人：方 鸣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箐

封面设计：顽瞳书衣

投稿邮箱：dongfangwenhua66@sina.com

宫情

GONG QING

平阳王妃穆青丝，年方二十，绝色倾城，奈何身在宫闱之中，如陷泥潭。后宫之中的锦衣玉食、步步惊心让她格外厌烦，却又无可奈何、难以解脱。

她的容貌与才情，深得平阳太子的宠爱，乃至艳压群芳，让王府中其他宠妾妃嫔暗地忌妒。可是，这一切在穆青丝眼里，却如云烟般飘渺虚无。

一次偶然相遇，王妃穆青丝与书生柳玉坤一见钟情。因为沉迷于青丝的美貌与才情，柳玉坤明知她是当朝储君之妻，仍然情难自禁、无法自拔。那份渴望已久的激情与欣喜让两个身份悬殊的恋人欲罢不能。哪怕彼此没有明天、哪怕面对无数的针锋相对、哪怕某日不慎东窗事发……

爱与恨、情与仇交织缠绵，穆青丝与柳玉坤该如何自处呢？红尘漠漠，何处才是穆王妃真正的皈依？



上架建议：畅销古典小说

ISBN 978-7-5113-4327-7



9 787511 343277 >

定价：2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宫情/杨冬儿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327-7

I. ①宫…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8044 号

● 宫情

著 者/杨冬儿

出版人/方 鸣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箐

责任校对/孙 丽

装帧设计/顽瞳书衣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327-7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引

第一章 误妾期

第二章 绝杀令

第三章 倾城怨

第四章 声声叹

第五章 红颜恨

第六章 孽欲调

第七章 伤之韵

第八章 巧相逢

第九章 若相惜

第十章 饮爱盅

第十一章 缠绵欲

第十二章 费思量

第十三章 谋富贵

第十四章 鸳鸯错

第十五章 玉鸾情

第十六章 云雀梦

第十七章 困深宫

第十八章 双心怨

第十九章 谋同舟

第二十章 夜惊变

第二十一章 冷为霜

第二十二章 无情诀

第二十三章 芳草远

第二十四章 冷红落

第二十五章 明月残

第二十六章 梦已杳

第二十七章 断乌丝

第二十八章 负风月

第二十九章 折海棠

第三十章 锦衾寒

第三十一章 魂消散

第三十二章 重相会

第三十三章 殒玉鸾

第三十四章 结狐朋

第三十五章 心离分

尾声

话外 心淡似菊说青丝

引

伊人伫立在三千红尘中不肯老去，只是不住地沉溺、不住地沉溺。朝如雪，暮为霜，直至满头青丝成银发。

在浩渺无边的红尘之中，究竟何处有真情呢？每一次的怦然心动，每一次的倾心相许，到头来，一切都将化作虚无。

唯剩衣袂伴着青丝漫天飘飞，纪念着这个属于传说的传说……

第一章 误妾期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李益

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太后穆青丝挥手退去立在两旁谨慎保护着她的禁卫军们，带着贴身侍婢云丽静静地伫立在陀云国的皇城城楼上。

此刻已是夕阳漫天。天上迤邐着几块白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一层薄薄的晚霞，宛如宫人刚刚织出的鲜艳彩绸，装点着碧蓝的天空。

一阵风吹过，吹动老太后披在身上的纹龙披风，撩起她耳际低垂的缕缕银色白发。只可惜她老了，已无心欣赏这黄昏的美景，她耳目迷蒙，竟连此刻温暖轻柔的光线都觉得分外刺眼。她举起早已形如枯槁的手，挡在自己的眼前。

“云丽，皇上要咱们什么时候迁出皇宫？”穆青丝缓缓问道。

“太后，皇上定下的期限是明日……”云丽回答。

她十分担心年迈的太后接到由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皇帝要她择日迁离皇宫的消息以后会太过激动，伤了风体。说得浅白些，“迁离皇宫”便是“赶出皇宫”，毕竟皇帝要将老太后从皇宫里头赶出去，是开朝以来史无前例的事情……

“云丽，终于能离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只可惜我老了，再不是当年的穆青丝了……”许久，太后终于开口说道。

“假若人的一生可以任凭自己选择，假若他可以不那么早死去，那么今天皇上把我赶出宫去，我该是多么欢喜呦！可是，他死了，死了，他们一个一个都死了，全是死在自己的孽障上！”穆青丝眯起早已失去光泽的眼睛，喃喃地说着。不知不觉酸痛袭来，眼泪滴落。她习惯地用手拧着眉心，一双无光的凤眼无可奈何地闭上了……

往事忽然之间如同铺天盖地的波涛喷涌，一霎间涌进太后穆青丝苍老的心房，断断续续的片段接踵而来，残缺但却刻骨铭心……

都说陀云国穆魏钊将军的女儿年方十二，出落得如一朵傲放的牡丹，一顾倾人城。

阳春三月，满眼尽是桃红李白，碧绿生青。皇城郊外，绿波渡口的青草地上，穆青丝手中拽着一条细长的红线，兴高采烈地对身旁的婢女玉鸾嚷道。红线的另一头绑着一只画工精致的蝴蝶纸鸢，正腾在半空之中随着春风遥遥飘荡。

“玉鸾，你快点儿，让风筝飞上去呀！再高点、再高点！”

“知道啦，知道啦，小姐，看你急的，快快把红线收紧才好啊！”婢女玉鸾也跟着小姐一起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春色正好，春意正浓，景物如绣，这放着纸鸢的一主一仆的出现，无疑平添了此刻别样美丽的景致，引得踏青的公子哥儿纷纷驻足观望。

“小姐，不如我们回去吧，这儿实在有些人多嘴杂，若是被人认出来，那就不好了。”

倒是玉鸾心细，瞥见此刻的场景，停了下来，伸手拉了拉穆青丝的衣袖，细声地说道。

“玉鸾，我告诉你，今几个断不许再跟我提回去的事情了，你看你看，风筝都快飞走了，你还不快点儿帮我取回来！”

玉鸾抬头一望，原来是刚才一不留神，风筝被风儿刮断了长线，悠悠荡荡地朝着草地的另一头飞去。

“哎呀，真要飞走了。小姐你在这儿等我，玉鸾这就去帮你把风筝拾回来！”玉鸾连忙说道。

可谁知穆青丝兴致正浓，哪肯停下来，只听她连声说道：“我们一同去把它拾回来，今儿只有这只风筝了，可不能再丢了！”

主意已定，只见这一主一仆倩笑嫣然地随着风筝飘落的地方追寻而去。

眼见就要追上的时候，风筝却突然在半空打了个转，急急地坠落，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前方一位白裳男子的头上！

男子被这从天而降的风筝所扰，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见前方急急匆匆追寻而来的穆青丝和玉鸾。

“哎呀，小姐，这……”

玉鸾眼尖，远远看见风筝打在白裳男子的头上，立刻便惊叫起来，心知确实是有违礼数的事，于是赶紧停下脚步，轻声地询问着穆青丝。

眼见自己闹出了岔子，青丝也自觉不妥。只是这只蝴蝶纸鸢实在是心头所好，难以舍弃，不得已间，只得咬了咬银牙、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向着白裳男子盈盈施了一礼轻声说道：“实在是奴家的过失，才让这纸鸢不慎打落在公子的头上，扰了公子，还请公子受奴家一礼，千万不要介怀才好。”

“是啊，是啊，还请这位公子大人有大量不要计较，且将纸鸢还与我家小姐才好。”见到自己的小姐向这男子施礼道歉，玉鸾也不敢半分怠慢，赶紧跟着也朝男子作了一揖，朗声说道。

但是，好一阵子过去了，这主仆二人却丝毫不见男子的一声回复，难不成他让纸鸢给打傻了？穆青丝禁不住缓缓抬头，朝前方的男子望了过去……

她那双妩媚的眼睛正好与白裳男子深邃的眼眸对了个正着。

玉鸾见状也赶紧跟着小姐抬头望去，眼前的场景可是让她讶异极了，只见自家的小姐与那白裳的男子怔怔地对望着，男子望着小姐的眼神让玉鸾感觉有些奇怪。而且，男子英俊的脸庞也让玉鸾瞬间红了脸颊。

“这般英俊的男子，倒是少见……”玉鸾在心里头偷偷地想道。不过当务之急，是赶紧让小姐缓过神来才好，毕竟这大庭广众的，男女授受不亲，还要这样久久凝视着，让老爷知道了，非得大发雷霆不可。

一想到这，玉鸾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拉拉穆青丝的衣袖朗声说道：“小姐，时候不早了，再不回去，老爷又该着急了……”

话音未落，她便急急扶着穆青丝转身便欲离开。

“小姐请留步，这只纸鸢小姐还未带走呢！”

终于，男子定下神来叫住这俏丽的主仆二人，双手拿着纸鸢，彬彬有礼地说道。

听到男子的话语，玉鸾不敢有半分停留，赶紧匆忙地回过身来，伸手接过男子递回来的纸鸢，又重新扶着穆青丝提步而去。

尽管心头有些与往时不同的异样，但穆青丝也颇觉不该这样与陌生的男子多作言语，索性也任由玉鸾搀扶着，款款离去。

而就在此时，她的耳边，却忽然听得身后白裳男子朗朗地吟诵：“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漪琴，调高弦绝无知音……”

卢仝《有所思》的篇章缠绵旖旎，声声在耳，直到渐行渐远再听不见男子的声音，穆青丝却仍然在心底默默地接续着白裳男子所念的词句：“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似君。”

何曾想到，这一阕诗篇，竟成往昔……

“太后，往事不可追，已成惘然，终归是命中注定……”站在太后身后，年过四十却依旧娴静如水的云丽轻声地安慰。

命中注定……

然后顺着云丽的声音，穆青丝眼前又浮现出当年的那一个深夜，万物俱寂，但穆将军府

中，依旧灯火通明。灯火通明，却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

“父亲大人，女儿不要入宫！这一辈子，与其嫁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不如让女儿追随父亲去守边关、杀敌寇，一世戎马！”穆青丝拉着父亲穆魏钊的手，坚决地说。

穆魏钊回过身来，看着一脸坚定的女儿，心中不觉感慨万分。这个女儿，果然与她的娘亲一个脾气！

“青儿，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圣上已经在金銮殿上降旨，钦点你入宫嫁与平阳太子为妃，这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又怎由得你不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厉声问道。想起那道黄澄澄绣着龙纹的圣旨，以威严不可冒犯的姿态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自己宣读的场景，穆魏钊思绪登时纷杂无比。

“请爹爹原谅，无论如何，青儿定然是不肯入宫去嫁与那个什么平阳皇太子的，我不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权臣贵胄也罢，总而言之这个男人，青儿不嫁！”穆青丝丝毫不给父亲说话的机会，半带娇嗔半带埋怨地说道，连头上的步摇也随着她激动的语气而来回晃动个不停。

“混账！越说越不像话了，爹爹我是怎么教导你的？都说大家闺秀就要有大家闺秀的样子，像你这样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终于，穆魏钊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一巴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力道之大，把茶几上的茶杯都震裂了。

“谁不知道一入侯门深似海？谁不知道自古伴君如伴虎？谁不知道皇上拟这么一道圣旨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身为臣子，君命又怎可违抗？”只听他接着狠狠地说道，一字一句清晰无比。

穆魏钊的一声怒喝，打乱了青丝心头的涟漪。

桌案上的圣旨，显得格外醒目，圣旨之上的那一句话，犹之更甚：“大将军穆魏钊之女穆青丝着封平阳太子妃，择日进宫。钦此。”

“我不管这什么圣旨不圣旨！反正要我嫁给那个什么平阳太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青丝看着圣旨上的一笔一画，越想越来气，顺手抓起圣旨，一把狠狠地扔在地上。

“你……你这是干什么！小小女儿家，竟然对皇上如此不敬！”

显然，穆青丝的举动让穆魏钊大为吃惊，他又气又急，竟然一巴掌打在了青丝脸颊之上，又赶紧俯下身去，拾起地上的圣旨，环顾四周无人，才略微松了一口气：“幸亏夜深人静，无人见到，不然你我父女两人的人头铁定不保！”

穆魏钊只顾着收好圣旨，却不料身旁的青丝正伸手捂着自己热热的脸颊冷冷地盯着他：“爹爹，你打我！女儿长这么大，爹爹从来都舍不得对女儿说一句重语，今天你竟然打我！”

伴随着满腹委屈，热热的泪水瞬时淌落，穆青丝眼中闪过一丝怨念：“难怪寒姨总说，当年便是你所谓的耿耿忠心让娘亲伤透了心扉，害得她早产生下孩儿便香消玉殒。如今，你又要用你的耿耿忠心将女儿送进宫去！女儿好恨！好恨你！”

天空突然一声霹雳打断了青丝话语，闪电过后，便无端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从空中纷乱洒落，天地之间一片阴霾。

穆魏钊还来不及说些什么，穆青丝便径自悲伤地转身往门外飞奔而去，如一只轻盈的燕子，瞬间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青儿，你回来……”穆魏钊想要开口阻止自己的女儿，话未出口，却觉喉中哽咽，想不到自己一生戎马、沙场杀敌没有半分的退缩，却在此刻心力交瘁，悲由心生。

“老爷莫急，小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正在气头上，您说什么都是没用的。老爷宽心，还是让奴婢去把小姐找回来吧。”一直站在旁边不敢出声的玉鸾说道。

一瞬间，穆魏钊发现自己苍老了许多，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再不是往日里驰骋沙场、统率三军，威名远播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穆魏钊、穆大将军了。

“穆虎，你出来。”望着玉鸾远去的背影，穆魏钊无奈地朝夜色阴暗处打了一声招呼，一个彪形大汉便出现在他的面前。

“将军，末将在此听候差遣。”穆虎伏在地上，说道。

“穆虎，去，按本将军的计划行事吧！”又是一声叹息，穆魏钊无奈地说道。

“是，末将得令。”穆虎领了命令，站起身来，扬了扬身后的披风，转身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骑快马载着穆青丝，踏破了春夜的安静，碾碎红尘，飞快地朝着城南边上的荒郊奔腾而去。

马背上的青丝一袭夜行锦衣，蒙着一层面纱，试图遮挡自己的容颜，但是马蹄狂奔、风儿猎猎，还是照样不停地把她的面纱撩起，露出她绝色的容颜。

“马儿你可要跑得再快点，快点把我送到绿波渡口去，只要过了绿波渡，出了城门，我便不用嫁做平阳太子妃，我便可以隐姓埋名，过我自由自在的生活！”马蹄一路飞驰不停，可是穆青丝的心却丝毫都没有放松过。她知道自己今日的所作所为定然不能得到父亲的原谅。但要她安下心来，接受圣旨，嫁与平阳太子为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毕竟爹爹与自己十指连心，等过些时日，爹爹的心渐渐放宽下来，他定然能够原谅她的。

眼见着离城南边越来越近了，青丝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雀跃起来。马儿已经飞奔一条又一条的街道、绕过城墙宅院，只要再穿过前方的一片树林，便能到达城墙门口了。

但就在这时，林子里头突然蹿出一队彪形大汉，一见到穆青丝的马匹，他们立即“刷”地一下跪了下来。

“穆将军请小姐速回将军府！”穆青丝勒住快马，定睛一看，为首说话的汉子，正是穆虎！

“穆虎！你们这是作甚，竟敢挡本小姐的道？还不快点儿给我让开！”青丝愤怒，手中马鞭狠狠一甩，“啪”的一声，差点儿就抽在了穆虎的脸上。

“穆将军请小姐速回将军府！”面对穆青丝挥出的马鞭，穆虎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纹丝不动，再次说道。

“穆虎！你回去告诉爹爹，请爹爹宽恕我的不是，但是这将军府，我是断然不会跟你回去的！”青丝说着，勒紧了缰绳，命令马儿后退几步，准备飞纵而起，跨过跪在地上的穆虎一众人等。

但是穆虎早已料到小姐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他口哨一响，一排彪形大汉齐齐地站了起来，迅速改变阵形，将穆青丝团团围在中间。

“小姐如果想要反抗穆将军的命令，那唯有怨末将不敬了！”穆虎的眼中凶光毕露，冷冷地说道。

“穆虎！你好大的胆子！”看到穆虎众人的架势，青丝暗叹不好。穆虎可是父亲手下一等一的武功高手，一个穆虎已经够她招架的了，更何况穆虎今天带来的是他手下的一队精兵！

“穆虎，你要阻拦也罢，你能让道更好，不论如何，本小姐今天是一定非走不可的！”抬头见天色已快要渐渐泛白，青丝的心头更加地焦急。她不敢在此与穆虎交涉太久，只得咬咬牙狠下心，做好了狠斗一场的准备。

“既然如此，那末将唯有得罪了！”穆虎也不示弱，瞬间抽出腰间宝剑，摆好阵势，等待穆青丝出招。

只见穆青丝一个轻盈的飞身，已从马背上翩然落地，长剑在手，准备迈开脚步，朝穆虎的命门刺去……

然而就在这时，青丝身后一个健硕的身影忽然从暗处飞出，趁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到她的身后，对准她的后脑勺凌风一掌！

穆青丝只顾着招架面前的穆虎，没有防备自己的身后，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便被身后这一掌重重击昏……

第二章 绝杀令

金井堕高梧，玉殿笼斜月。永巷寂无人，敛态愁堪绝。玉炉寒，香烬灭，还似君恩歇。
翠辇不归来，幽恨将谁说。

——《生查子》·孙光宪

时间如梭，一晃已过四月之久……

一夜凄雨绵绵难绝，打在芭蕉叶上，如同眼泪，点点零落。

就在太子府的紫宸殿的后花园中，新王妃穆青丝已经一言不发地整整站了半晌。

“娘娘，您都站了好久了，玉鸾扶您坐着可好？”看着已经贵为王妃的穆青丝一腔伤怀，玉鸾心疼不已，又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为小姐解忧愁。

“玉鸾，我在想，这红尘滚滚为何总有如此之多的无可奈何发生？”终于，青丝缓缓开口，许久不曾出声，嗓音竟有些沙哑。

“我在想假若青丝并非出身侯门，父亲未曾手握兵权，是否今生今世青丝的命运便可更改？”望着漫天的雨丝，青丝继续怔怔地说道。

“可是小姐……”玉鸾说着，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望了望自己的四周，自从穆青丝入宫至今已数月，可她依旧未能习惯将自己自小陪伴的小姐称呼作“王妃”。可是宫中耳目众多，稍有差错便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每次玉鸾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如今见了四下无人，她终于敢放了胆子，妥妥当当地继续说下去。

“可是小姐，咱们当初与老爷耗着死都不肯入宫，到如今不入宫也都入宫了，而且太子殿下对小姐也是隆宠备至，奴婢以为小姐还是应该宽心才好，总这么忧郁下去，奴婢实在担心小姐会把身子骨给累坏的。还有，我知道当初因为入宫的事情，小姐连夜出逃，是老爷亲手一掌击昏小姐带回府中的，小姐兴许还在因此埋怨老爷，但是老爷也有老爷的难处，弄伤小姐，玉鸾相信实非老爷所愿，还请小姐原谅老爷才是……”

自打玉鸾懂事起，小姐一直是她最亲近、最喜欢的人，她殷勤地伺候着小姐，丝毫不敢有半分怠慢。小姐的快乐是她的快乐，小姐的荣宠是她的荣宠，小姐是她的天，小姐是她的一切。

玉鸾的话说得极是，不知不觉之间穆青丝入宫被当朝天子册封为“平阳太子妃”已有四月。这段光景里头，平阳太子对她这个由父皇为自己选来的妃子是十分满意的。

就在大婚初毕洞房花烛的晚上，平阳太子迫不及待地新为王妃的穆青丝拉上了床帏，压在胯下。

这是一个对平阳与旁人来说极为美好，对穆青丝来说犹如噩梦的夜晚。仿佛她心头少女如春的快乐在一瞬之间被无情掠夺，剩下的唯有冷淡与落寞、孤傲与无奈。面对金碧辉煌的太子府、面对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丈夫”，从此以后将被她称呼为“太子殿下”的男子，青丝的心中并没有一丝欣喜，更丝毫没有所谓“爱”的存在。

她不在乎自己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他长着什么样子，他是否和善。她只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被一只无情、强悍、让人无法反抗的黑手所牢牢掌握。她只知道当朝皇帝的一道圣旨，便随意地操纵着她的命运。她只知道那道无情的圣旨要求她必须将自己的身体、感情全部交给这个她根本不爱的男人，否则正如父亲所说的，穆氏九族将皆被株连。她只知道父亲为了保全九族的安好，而被迫无奈亲手将竭力反抗的她击昏带回府中……

那个黄昏刚过、四处喧闹的夜晚，太子府上下一片灯火通明、张灯结彩，可是那晚的夜空却丝毫没有受到感染而变得绚丽多彩，却一反常态的一片墨黑，连一颗明灭的星星都不曾

见着，仿如黑云压顶。

新王妃穆青丝被侍女们小心翼翼地架进紫檀浴桶中香汤沐浴。水中玫瑰花的香味萦绕着她的身体，玫瑰花支离破碎的花瓣随着她的脚上下浮动，抹抹残红触目惊心。在明亮的烛光之中，她赤裸着身体被侍女们细细地抚摸着，墙上映照出她们上下忙乱的影子。无数的手以及那些被无情撕裂得残残碎碎的美丽花瓣在她的身子上滑来滑去，她只能如同一个毫无知觉的木偶，被迫地任凭那些手、那些水、那些花瓣在她的身上来来回回、来回回。

接着穆青丝被陌生而华丽的衣裳包裹了起来，又换上另一拨的宫女弓着身子拢上前来，为她精心地梳妆打扮。殷红似血的嫁衣、犹如滴血的红唇、满头金光的首饰……让向来喜素的她觉得分外恶心。

恶心但却根本不能抗拒、不可逃离。直到最后，穆青丝在菱花镜中看到了自己——再不是原来的自己。

她知道自己再不是原来的穆青丝，从此以后，将军府中那个俏丽娇艳的穆青丝已经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夜更深。无情的更漏声声带着满身酒气的平阳太子急不可待地重重推开宫门。

“美人！我的太子妃！”醉意朦胧的平阳太子毫不犹豫地一把扯开新王妃穆青丝的华衣。穆青丝忽然闻到自己身上散发的一股馨香。

这股香气撩人，可她却觉得格外的恶心。这样的一股馨香于此时此刻来说，是这样的可怖。

“美人，我的太子妃！来吧！”平阳开始疯狂地褪去自己的衣服，很快便与同样赤身裸体的穆青丝紧紧地贴在一起……

所有的灯火就在这一瞬间熄灭。一股陌生的、令人厌恶的气息拢来，青丝惊悸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冰清玉洁的身体被平阳搂抱侵占着！平阳近乎疯狂地亲吻几乎令她窒息，很快他便疯狂地近乎强暴地把她带进另一个世界。从此完璧无瑕的穆青丝走了，锦榻上的她只在片刻便成为了一个女人，成为了平阳胯下征服的平阳王府之中的另一个女人！

平阳那么疯狂地不顾青丝感受的强暴，让她格外反感。她无辜地被压迫、撞击、撕裂！泪忽然无声地从眼角滴落。怔怔地望着罗红帐顶，青丝忽然想起自己对父亲说过的那句话：“父亲大人，女儿不要入宫！这一辈子，女儿更不要嫁人，与其嫁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不如让女儿追随父亲去守边关、杀敌寇，一世戎马！”

原来世间之事由不得她半分执意，原来当初的豪言壮语只能是一时的空谈。再反叛、再不羁的想法，都只是年少无知。忽然，穆青丝觉得自己再也不责怪父亲当日的无情出手了。她疼极了，她无数次想推开身上这个可恶至极的男人，她开始疯狂地叫喊，可是周遭一片死寂，根本没有谁能来帮助她。

“不要再这样了……不要……不要……求你了！”青丝开始苦苦地哀求平阳，她希望他能怜惜她的疼痛，她希望他能体谅她已经疼得难以忍受。她甚至感到恶心，天旋地转。

可是平阳并没有因为青丝的哀求而停下自己的动作，反而因为新王妃的哀求声而感觉自己越来越亢奋，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新王妃宣告，从此以后她就是他的，她只能是他的！

紫宸殿中传出来初为王妃的穆青丝初夜的惨叫声。这撕心裂肺的叫声，如同一道无情的冰箭，割破太子府黑色的夜空，弥漫在寒冷的空气之中。

守在寝宫门外的玉鸾听得泪流满面，她的心脏忽然在青丝的惨叫声中长满冰刺，冰刺登时蔓延，刺入肉中。她痛苦难耐，只能蹲下来将头埋在双臂之间细声地啜泣，尖尖的指甲陷在自己的手臂之中，用力过猛，甚至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守护殿外的侍女宦官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未听过平阳的哪个女人敢发出如此的惨叫，他们对这个大胆而任性的新王妃感到讶异，甚至他们误会了新王妃，只道是新婚燕尔干柴烈火

之夜，王妃竟然能如此享受……再然后，有人开始断言，这个新王妃果然与府中那些旧的来得不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天的一边淡淡地拖直了一条乳白色的狭带，好似要将朦胧中的所有一切束合在一起。一种酒醉了似的绯红渲染着，接着又是一抹沉重的灰色浓云，晨曦来临了。

过去的一夜，痛苦的女人不止穆青丝一个。

毓秀殿里头的梅纓儿也是一样的悲愤难耐。

“好啊！好极了！这太子府里头的主儿倒是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我看哪，就快没有我梅纓儿站脚的地方了！”梅纓儿望着紫宸殿的方向，冷冷地说道。

“娘娘，您不要气坏了身子，不管咱们太子府里头多了多少个主儿，太子殿下最心疼的还是梅主子您的！”一旁的侍婢桂兰小心地说道。

“心疼？若是心疼又怎么会再弄个什么穆青丝进来呀？男人，真的不是东西！”听了桂兰的话，梅纓儿突然一声冷笑。

这时，桂兰走到房间门口，急急地推开门扉往外头望了望，又小心地将门轻轻关上，再折回梅纓儿的耳边，小声地说道：“我听下人们都在议论，说皇上为啥要将穆青丝指到咱们太子府里头来，还不是因为怕她那个掌握兵权的父亲谋反……”

可是，桂兰的话说不到一半，却突然被梅纓儿挥手打住了：“作死是吧？小小侍婢竟然敢议论朝政？我平时都白教你了是吧？”只听得梅纓儿狠狠地教训道。

“哎呀，请主子千万饶恕桂兰！”看见自己的主子翻脸，桂兰吓得瞬间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可是这样一来，梅纓儿又显得不高兴了，只见她板着脸蔑视地望着桂兰，用更冷的声音说道：“你看你成什么样子？我梅纓儿身边的人，怎么能像你这么没胆子的？轻轻一句话，就把你吓得屁滚尿流的？”

只见梅纓儿转身，再次望向紫宸殿的方向：“穆青丝，哼哼，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既然你进了平阳王府，还夺了我平阳太子妃的风位，那咱们的好戏还在后头呢！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

时间如白驹过隙，春花红了又谢，匆匆又是数年略过。这数个年头里，平阳王府中的暗涌一直没有停止过。穆青丝顶着一晃绝色的荣耀被平阳宠爱着，可她并未曾真的因此而展颜欢笑。

而这所有的一切，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毓秀殿中的梅纓儿。

这一晚，梅纓儿将自己的身体斜斜地靠在锦榻上，在丝竹乐舞的衬托下显得高贵而华丽。她一言不发，只是默不作声地将葡萄慢条斯理地从果盘中拿起来，剥去紫色的皮儿，又将它们狠狠地扔进桌子上的另一个小碗里头……

这时寝宫门口出现了另一个婀娜女子的身影，纤腰翘臀摇摆如柳。女子看见锦榻上的梅纓儿，立刻垂下自己的螭首，露出一脸谦卑地来到她的面前跪下：“贱妾尤氏见过娘娘……”

梅纓儿瞥了尤氏一眼，骄横地向一旁的贴身婢女桂兰使了一个眼色。

“尤夫人，咱们家娘娘要你去打听的事，你倒是打听成什么样儿了？要知道咱们娘娘的耐心可是有限的！”桂兰接收到主子的眼色，心神意会，不敢有半分拖延，赶紧对着跪在地上的尤夫人冷声问道。

“打听到了，打听到了，回禀娘娘，太医院里头有消息，波苑宫那位的确有了动静……”尤夫人不敢怠慢，唯唯诺诺地回答。

“哼哼！尤夫人，这个消息你可确定！”梅纓儿再也按捺不住了，丢下手中的紫葡萄，厉声质问。

“回禀娘娘，这天大的事情，奴婢自然不敢有半分的怠慢，太医院里头已经确诊，千真万确！”尤夫人的头垂得更低了，凭她的经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将会更加的不好了。

“可恶！气死我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梅绶儿的肚子这么不争气！”

果然不出尤夫人所料，梅绶儿气愤得一把将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扫落在地上，瓷盘碎裂的响声，打断了丝竹雅乐，连跳舞的宫人也吓得立在一旁，不敢动弹。

“还杵在这儿干什么，都下去！”桂兰抬头，向着乐师和舞女们喝道，众人闻声，纷纷匆忙散去。

“好吧，都冲着我梅绶儿来吧，我倒要看看你们一个一个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梅绶儿重新重重地坐在锦榻上说道，眼中一股凌厉的杀气瞬间升腾。

竹影婆娑，月亮映衬着暗绿色的竹叶，寂静是唯一的描述。

黑衣人的出现，让这个无声的静夜平添了几分诡异。

小蓝子向前方一个苗条的黑影膜拜，压低了声调，许是因为特殊生理的缘故，他的声调显得有些男不女、阴阳怪气：“小蓝子见过主子……”

谁知话刚启口，却又被苗条黑影止住。苗条黑影并不说话，只是挥手指了指谭妃所住的波苑宫做出了一个“杀无赦”的手势。

“嘿嘿……小蓝子知晓。”

小蓝子见状，随即冷笑了两声，匆匆行礼，便向波苑宫直奔而去。

望着小蓝子飞快而去的背影，苗条黑影突然发出几声得意洋洋的冷笑。

天空、树隙间随即有几声乌鸦的叫声传来，可是苗条黑影浑然不觉的是，就在自己的背后，伏着一个更为轻盈的影子，此刻正冷冷地望着苗条黑影，不动声息。

“为什么非要我死？想我谭贞娘，如今风华正茂又身怀龙种，怎么会碰到如此残酷的命运？平阳要你就这样看着我用三尺白绫来了结自己？”谭妃狐疑地望着杀气腾腾的小蓝子冷冷地问。

如今她已经不求自己能否得宠、荣华富贵了，她只希望自己的内敛与低调能够使腹中日渐成形的胎儿能够得以保存，降临人世，谁知最终难逃的依旧是个“死”字。

“娘娘，事已至此，奴才还是劝您不要瞎折腾了，好来好走，十八年后，娘娘依旧又是富贵荣华……”小蓝子奸诈地边说边使劲地抖了抖手中的白绫。

“不，我不能死，我腹中还有太子的龙种，太子不会就这么让我死的！”谭妃胆怯地向后退了两步，伸手捂住自己的小腹抗议。

“太子？哼哼！时至今日，娘娘您还指望太子殿下能来救您？呵呵……呵呵……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殿下此刻正在毓秀殿为梅妃娘娘设宴压惊呢！”小蓝子不怀好意地又向前逼近了两步。

“娘娘，小蓝子实在也是为了娘娘着想啊。想想您乃何等尊贵之身、金枝玉叶，若是今朝不肯以三尺白绫了事，难道娘娘想等到明日太子下令，把娘娘以及娘娘的九族满门抄斩？到那时娘娘您死得蓬头垢面、身首异处不止，还要累及家人，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娘娘切莫因为一时不知悔改啊！”

“不！”未等小蓝子说完，谭妃早已瘫软在地。

“为什么？何人如此狠毒？嫁祸于我还不止，还非要把我和我的孩子逼上死路？为什么？为什么？”谭妃自言自语，突然间似乎想起了什么，双眼顿时重放异彩。

“青丝！对！青丝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她一定会为我讨回公道的！一定会的！”谭妃说。

小蓝子没有给谭妃盘算的时间，接上说道：“穆王妃？娘娘您就不要自欺欺人了！穆王妃那性子您还不清楚吗？她会为您讨回公道？她凭什么会为您讨回公道？前日她来您这波苑宫的时候，您不是已经亲口求过她了吗？她答应为您伸冤了吗？这点您比奴才更清楚！”

小蓝子一边说一边优哉游哉地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摆弄着自己的指甲。

“不……”小蓝子的举动，让谭妃颇感绝望。

“娘娘，事到如今，咱们再拐弯抹角的也没有什么意思啦！”

小蓝子颇有些得意地说：“其实娘娘您只要仔细用心去想想，您就会明白小蓝子我今几个在这里对您说的这番话都是句句有理的！您怎么也不好好想想，咱们穆王妃生性冷漠是人尽皆知的，她又怎么会轻易答应为您来出头伸冤，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呢？您也就不要老是自己一厢情愿骗自己了，罢了吧，娘娘！”

小蓝子的话，倒是让谭妃忽然想起前日穆青丝驾临波苑宫时，自己拉着她的手苦苦哀求，却只得到她冷冷一声安慰的情景，登时，谭妃的心彻底冷了下来。

突然之间恨意滋生。这个世间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根本就是错误！

谭妃想起自己十二岁入宫，知书达理、生性憨厚、待人真诚，深得平阳太子的宠爱。后位名利对自己来说，根本只是过眼云烟。她不求这个，只希望能蜗居于太子府中，安度一生，为何命运偏偏如此捉弄？

“自古以来有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难道娘娘连这都不懂？再说了，梅妃娘娘是什么样的角儿，娘娘最清楚不过了。您盗了平阳太子赠予她的至宝儿——紫血古玉，证据确凿，您以为梅妃娘娘还能与您善罢甘休吗？”

“我没有偷她的玉佩！”谭妃大怒起来，不由得十指指天，“我谭贞娘以自己的性命发誓，绝没有做出这偷盗玉佩之事……”

说着说着，她好像又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惨然一笑说：“算了，不就是死吗？再怎么，始终都是有人要我死的。”

此话一出，小蓝子几乎喜出望外：“这么说，娘娘愿意……”

说到“死”字，他突然又有所顾忌地咽了回去。

不管如何都是一条人命，更何况谭妃腹中还有一条无辜的小生命。小蓝子固然看似冷血，但他的心其实也是肉长的，若不是受人指使，如此温婉的谭主儿，他是无论如何也狠不下心、下不了手的！

“小蓝子，要我自尽其实也不难，我知道你也是受人所逼，出于无奈。冤有头债有主，谭贞娘我并不怪你。只是，我这腹中胎儿就这么死了太可怜了，求你看在无辜孩儿的分上。在我死了之后，将我的遗书交与平阳，见信之后，一切自会大白！”

话刚说完，谭妃便走至桌案前面扯下自己的裙角，思量了片刻，便提笔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一眨眼的工夫，遗书写成，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紧握在手中，回过头来，恳切地望着小蓝子——这个前来一心要自己性命的刽子手。

“这……”小蓝子有些为难，前思后想之后，良心未泯，终究还是应承了谭妃的请求，伸手接过谭妃手中的遗书藏在怀中。

“这事，奴才只能在暗地里答应了主子您，至于最终能不能如主子所愿，便只能看天意了。时候不早了，主子还是上路吧。”

心魔作祟，小蓝子再也不敢正视谭妃一眼，匆匆忙忙掩上宫门，守在外面等候动静。

任由谭妃将三尺白绫绕上屋梁……直至最后，一切在突然间静止……

“嘿嘿……成了！”

小蓝子见状，拍了拍手说道。事成了，他也可以领赏去了。可就在他推开房门的一刹那，冷不防树丛之中闪出一支冷箭，直直插在他的眉心之间。小蓝子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一命归西。他手中谭妃的遗书也登时落地，被一阵狂风吹起，隐入草丛之中……

第三章 倾城怨

竹风轻动庭除冷，竹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两蛾愁戴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

——《菩萨蛮》·温庭筠

“王妃，夜深了，夜露寒凉，咱们还是回去吧，太子殿下若是发觉王妃不在寝宫，又会大发雷霆的。”

玉鸾在穆青丝耳边连连催促，那神情格外急切，只是青丝却未曾将提醒放于心上。

“随他去找吧。”

她淡淡地回答，转过身去，抬头望着御花园上空满天明灭的星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四年了，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在这纷纷扰扰、波澜暗涌的宫闱之中，终究也熬过了四年。

想着伟岸的父亲立于点将台上，战袍猎猎，虎头兵符轻轻一挥，便能带动无数的精兵猛将执矛相向，那气势、那权力，让人一想便会心寒。

国有猛将镇守边关，是上天对当朝天子的福荫，皇帝根本无须费神，便有她的父亲为他守边疆、拓边界。雄师过处，让周遭邻国诚惶诚恐，俯首称臣。

然而，却也正是这样的猛将让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余，又忐忑不安，如坐针毡。

毕竟这等集中的兵权，犹如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若不稍加压制，一朝有变，便足以将他的龙庭宝座尽数摧毁。这是皇上最怕看到的，也是最不允许发生的。

所以，四年前当赐婚的御旨传进穆将军府大门那一刻，穆青丝这一生之中，对人、对事、对红尘一切情感的希望、憧憬与梦想都将因此而彻底地改变，终化成水月镜花中的一潭泡沫，成为虚无。

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一场江山与兵权的交易。

在这场交易中，她是圣上一颗重要的筹码，他用她来要求穆将军对自己百分之百忠诚。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守城夺池，圣上也将用他所谓的无上权力，赋予她一生荣华、一世富贵。当然，若是有朝她的父亲萌发异心，不肯再俯首称臣的话，那么，她必然也将为她父亲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

也正因代价惨重，穆青丝的父亲才不得已割舍亲情，亲手擒回本可远走高飞的爱女，狠着心将她送入太子府中。

这一切，怪不得穆魏钊，并非他真的贪图荣华。

这一切，她只能默默承受，无从选择，谁叫她是“穆青丝”？谁叫她的身上流淌着爹爹的一腔热血呢？

一阵晚风吹来，吹过菩提树密集的叶层，叶叶晃动，发出阵阵呜呜，撩动她满头长长的乌丝不住纷扬，连同着发堆之中的金步摇，勾勒着她的妩媚：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纤腰袅娜，檀口轻盈，垂帘羞杀燕双飞，高阁厌听莺并语。

穆青丝伫立在月光之下、清澈如镜的胭脂池畔，望着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像。

粼粼波光之中，不觉又是凄然一笑。她知道自己有多美，粉黛三千，又有谁可以与自己的娇艳妩媚相作比拟呢？

时至今日，穆青丝还依旧记得送她入宫的仪仗鼓乐声声催促，喧天闹地，仿佛一切均是上天赋予的恩泽。

她，身着一袭红装，纹丝不动地端坐于那早被装饰得通红一片的闺房之中，一帘红色的